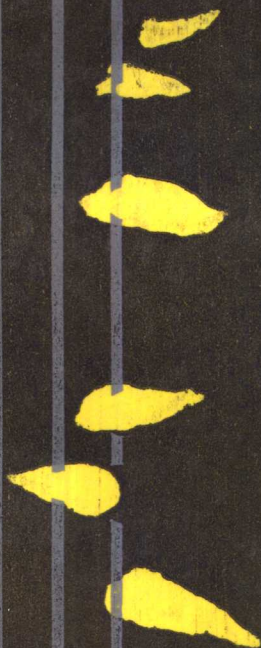


俞天白

他们是丁香铃兰郁金香紫罗兰

潮汐文丛



I 247.5
875

他们是丁香铃兰郁金香紫罗兰

015031

俞 天 白

花 城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俞天白是上海地区极富创作活力的一位中年作家。近几年来，他发表了包括长、中、短篇小说在内的作品，达两百万字。本集收进的四部中篇小说，是其中较优秀之作。

《危栏》是作家影响最大、争议也最多的一部作品。它用细致、优美的文笔，展示了感情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差异和冲突，试图概括现实时代青年的一种思想特征：接受约束，但不愿被操纵。

重心理描写，是俞天白创作的一个主要特色。《泱泱》借助一次死者的丧葬事件，揭开了生者不择手段向党向人民谋取权利、地位的丑恶灵魂。《屏》通过一次送礼事件，展现了心灵封闭和启动时的各种审美态势。《他们是丁香铃兰郁金香紫罗兰》则将一次旅途中，各类青年在寻找生活位置时的心态描摹得淋漓尽致。

艺术上追求不拘一格的写法，是俞天白创作的又一个主要特色。题材、人物、结构、格调、语言，不断寻求变化，于变化中显示自己深厚的艺术功力和鲜明的创作个性。

他们是丁香铃兰郁金香紫罗兰

俞天白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3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625印张 5 插页 230,000字

1936年1月第1版 193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370册

书号 10261·681 半精装定价 2.20元

自序

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。

我曾刻意地模仿一些成功之作，也曾师法我所崇拜的大师；我有过师法所得的喜悦，但也曾陷于太拘泥于一家的苦恼。我在不短的写作经历中，认识到不管吸取什么风格，采用什么手法，都应该服从于正确的、自然的、艺术的再现生活的目的，使我们在文学创作活动中，主客观得到最完美的统一。读者可以从我近年来的写作经历中发现这种努力，也可以从这个集子中看到这种追求。《吾也狂医生》的第一卷是写在一九六四年夏天。当时我追求的是清丽淡雅的风格，这个作品的题材，乡土味极其浓厚的江南田园风光，都帮助我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这种风格。到一九七七年续写第二、三卷时，也基本上保持了这种风格。这可以说是我创作上的第一步。七十年代末，我写作《现代人》，我感到，坚持用《吾也狂医生》那种笔调和手法，颇难以表现七十年代大都市中工人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内乱中的生活，至少它无法把读者带进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大城市的生活气氛中去。于是我采取了与前者不同的表现手法，城市的气氛是浓了，但欧化了。接着写的《融雪天》，基本上也是这么处理的。我把这两部中篇单独结集出版，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姐妹篇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记录了我创作道路上的第二步。这以后，我还写了两部中篇和一些短篇，笔调与

《现代人》基本相同。但从《危栏》开始，包括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，我与前两步显然又不同了，有的作品，差别如此之大，以致很多不熟悉我的同志都怀疑是不是出诸同一个作者的手笔。

是的，我在寻求，凡是路，我都想闯进去走走。我感到它们各有适合我气质、发挥我之所长的地方，但都不能使我满足。我常常陷在自我折磨之中。很多同志都以为我写得很快。其实，快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我越写越慢，越写越觉得写作之难。有些作家，是事先考虑得极细致、缜密之后再动笔的，从人物性格的发展到结构布局乃至标点符号和取用的基本格调，然后集中时间，一气呵成。我不。大致上说来，我在写每部小说之前，人物、结构等等，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，和几个使自己动心的场景。也不习惯写提纲，不管人物提纲或故事提纲，一概没有，哪怕象《吾也狂医生》那样近四十万字的长篇。直到拿起笔，面对草稿纸，才考虑怎样开头，让谁先出场，怎样出场。我原先从事教学工作，近年来做了杂志的编辑，我没有多少集中时间。我的习惯是清晨写作。我只能在上班之前写那么几段，甚至几百个字，然后坐到公共汽车上去考虑明天早晨应该怎样写。有时候出差去，我走到哪里写到那里，哪怕住在人来客往吵闹非常的统铺里，只要是摆得开书写的一隅，便是我文字驰骋的疆场。“驰骋”到整个作品的一半或三分之一，人物全在我头脑里躁动起来，结局也全部清晰起来了，我再调整前半部分，有把握地规划后半部分，并确定整个作品应是什么格调。所以，推翻、重写前半部分的情形，是经常碰到的。苦则苦矣，然而追求的甘甜，往往是在这反复之中尝到的。

在艺术天地里，年龄、经历和数量都不意味着成熟。这些

表现正说明了我的不成熟。是的，我绝不排除这个原因，我远远没有成熟。一百个作家有一百种写作习惯，一个作家也应该有无数种写法。但不管用什么写法，作家在描绘客观世界的同时，总是在顽强地描绘着自己。象我这样抓到什么题材就写，没有固定写作领域的作者，也只能这样来表现我自己。所以，尽管幼稚，但这也不失为一种追求。刘勰的“循体而成势，随变而立功”的体势相须说，德国语言学家威克纳格的二因素说，也支持了我作这种寻求。这是对自己文学个性的寻求。但不管采用怎样的手法，有些东西我是始终坚持的，比如不追求情节的起伏曲折，只希望把人的心灵展示给人看，就是其中之一。热情关注我创作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这些，细心的读者，也将会发现这些。我热切地期待着从文学界的同志，从读者那儿，进一步看到我自己，哪怕仍是一个轮廓。

人是复杂的。自身对自身尤其难以认识，在文学创作——精神产品的生产、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审美认识活动中，更其如此。我学习创作，起步太早，这是个不幸。我走了不少弯路，有一些，当时被认作是弯路，而今天却是可取的。但这又不是简单的重复。这都使我对自身的认识增加了困难。我曾在《危栏》中，企图概括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思想特征：愿意受约束，却不愿意受操纵。我也经历了当代青年的一些经历，所以也多少有这么一种思想倾向，我这种寻求，正是这种思想倾向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。我认为在这方面花点精力是值得的。我也相信，这种寻求，读者不会把我同“面对自我、背对现实”、“表现自我”等等创作观等同起来。——当然，我这样说，也绝不意味着对这些艺术追求有什么轻视或持简单的否定态度。

末了，请允许我对选编并出版这个集子的花城出版社的同

志们，谨表谢忱。

作 者

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一日，上海



作 家 小 传

俞天白，一九三七年八月生于浙江义乌。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的家学，并曾参加农业生产。一九五六年夏，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（上海师大的前身）历史系专科，毕业后，先后任教于上海市昆明中学、江浦中学、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。一九八〇年到《萌芽》编辑部工作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一九五六年起开始发表小说。一九五七年，获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文学创作三等奖。但主要作品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创作的，有长篇小说《吾也狂医生》、《氛围》、《愚人之门》等三部，中篇小说《现代人》、《儿子》、《危栏》等十余部。短篇小说《女儿的心愿》被收入日文版的《中国小说选》；《“夜老虎”打赌》被团中央列为一九八二年红领巾读书运动必读书目之一；并被译成维吾尔文。

洪金
偷天日
一

洪金的眼里，当他踏进门槛时，里头
热气腾腾，~~热气腾腾~~开了。他
从无人问津的荒山野岭走来。身边
没有车马，没有人流，他却如家周围热闹得火
热的样子，无依无靠。经过车船的颠簸，加
上嘈杂的市声，他由明亮映照的，胸膛里
翻腾的，给这世间的种种折磨，他正是这样
子。那不要紧，在这种处境中，他正马路上，找到
了这门槛，他正往里走，越走越深，越
然而这么亮亮的样子，大门门直开着，竟没有
人盘问。

目 录

自序.....	1
泱泱.....	1
危栏.....	80
他们是丁香铃兰郁金香紫罗兰.....	166
屏.....	260

泱 泱

一

泱泱姑娘来迟了。当她踏进门槛时，姜长瑞咽气已经三天了。

她正从无人识得的荒山野岭里边来。身边虽奔走着车辆、人流，她却好似四周给剔得光光的小苗苗，无依无傍。经过车船的颠簸，加上喧嚣的市声，她的脑壳胀膨膨的，胸腔里闷沉沉的，给投进榨油机的柏籽儿，想必是这样子。好不容易在绿树镶着边的马路上，找到了这个门牌号码，就往里闯，脚步怯生生的，然而这么考究的洋房，大铁门直开着，竟没有人盘问。

她爬惯了高山峻岭，看惯了岩石山竹，对这院子里精巧的假山秀石，纤纤细细的慈竹，丝绒也似的草坪，正象面前摆的盆景，引不起半点儿兴致。占据她整个稚嫩心灵的，只有混沌沌的新奇和拘谨。那只不算太小的青底白花土布包袱，在她左腕里越挽越紧了，也越来越沉了。碰上了几个人，但匆匆忙

忙的，都自顾走路，现着一副沉重的脸色，她连打问一声的勇气都没有鼓起来，便交臂或擦肩而过了。

这是盛夏的早晨。晨雾还缭绕在林木的枝头，蝉儿开始聒噪了。躺在绿荫下的水泥路，把她越引越深了。她终于听到了哭声，凄凄切切的，泣中带诉。

她冷丁收住了脚步。越来越重的疑虑和胆怯，驱使她把紧捏在手心的信，再次展开来，再细心地看看写在信封上的地址。那端端正正、显得极老练的笔迹，给汗水浸花了几处，但仍然能毫不含糊地证明，她跨进的这扇大铁门，并没有错。

她希望再有人过来。她张皇四顾。她的视线很快抓住了一个人。那是个约摸六十岁的老妇，上穿一件淡蓝大襟单衫，下着一条很肥的薄得迎风飘拂的黑裤子，手提一只装满蔬菜的竹篮，站在不远处的树荫里，张着警觉的老眼，正注视着她。

她很快想起来，这个女人，正是刚才急匆匆从自己身旁超越过去的。是这么一身城里人不屑穿着的服装，左臂挂着这么块黑纱，身躯是这么瘦小、单薄，是这么一双水车板似的大脚，是这么一头花白的稀发！正是刚才想问而来不及问的，这一刻不知怎的突然给发现了，当贼一样地来监视她了。只因她径直迎上去，才开口问了一声：“同志，你找谁呀？”

她很惶惑，把手里揉皱不堪的信递过去。与其说在央求人指点迷津，不如说在证明自己并不是贼：

“我，我……呵，姜主任叫我……来……”

不知是这封信起了作用，还是凭着泱泱这张给阳光和山风涂抹成黑闪闪的肤色、浑身上下乡土气十足的装饰，老妇冷丁意识到站在眼前的是什麼人物了。还相当灵活的老眼，突然在皱纹脸上发了光：

“啊，你是泱泱姑娘……”

随着她脑壳微微一点，那老妇把篮子往路边一搁，伸出枯瘦的双手，抓住了姑娘粗壮的两只肩膀，深陷的眼圈儿顿时红了，颤抖着声音说：

“你才来呀？他日盼夜盼，临终时还牵记着你哪……”

曾经有过的不祥预感，又猛然袭进了她的心头，急着问：

“你说的是姜主任？他……老了？”

“是……三天前天亮那会……”

从树丛那边屋里传来的哭泣声，愈显清晰悲戚了。泱泱万万想不到，遭到不幸的正是写信叫她来的那个人。她说不清是哀伤死者，还是为自己运气不好而沮丧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。她同他的交往、对他为人的了解，全部是从手里那封信开始的。她先是憎恨过他，接着就宽厚地原谅了，而且对他寄托着宏丽的希望。可现在这个人还没有见面就死了，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跨进门去，还是该折回身子，沿着原路回家。她的脑壳倒骤然不再膨胀了，只觉得象站在一个陌生的山谷里，身前身后全滚翻着白蒙蒙的浓雾。

“姑娘，快进屋去。老安也是菩萨心肠，对人极厚道的。你踏进了这门槛，便是一家人！”老妇伸出青筋毕露的手，抓住她腕上的青布包袱。

对泱泱来说，眼前这个女人和她口里的“老安”，都是披着迷雾的人物。她无法应付这突然变化了的情况，连问一问这种闯到眼前来的问题，也不知怎样张嘴。只是张着清明的眸子，望着眼前这位可以称为奶奶的女人。

“啊，我姓陆，在姜主任家帮帮忙的。你就叫我陆阿姨好了。你爸爸那时候就是喊我陆阿姨的。你活脱象你爸爸。唉，

老林是个好人哪！十五年了！姑娘都这么大了……”

泱泱知道，“帮忙”就是当佣人。但陆阿姨这一番感叹，把她的感情拉近了。她开始对这老妇表示信任，紧挽着青布包袱的腕子松弛了，包袱襟儿滑到了手掌上，但潜在的警觉，却仍使她不肯轻易放手。她几乎是被陆阿姨拉着包袱襟儿，牵着走的。走尽了林荫道，来到了一幢精巧的洋房里。地板滑溜溜的，泱泱穿着新白底布鞋，每跨一步都响起吱吱的声音。穿过短短的一段走廊，陆阿姨放下菜篮想把姑娘往楼上引，刚跨上两步，忽听得楼上的哭闹声突然响起来，她猛地收住步子，倒退了下来，轻轻地叹息着，说了句“你先在楼下等一会”，便把泱泱带进了楼梯口的一个大房间里。

这就是会客室。拼花地板比走廊里更考究，髹着乳黄色油漆的墙壁，可以当镜子。这是泱泱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但室内的家具摆设，却使这位山村野女失望了。莫看她来自偏远闭塞的山沟沟，用的是粗木家具，住的是茅屋瓦舍，走的是荒山野谷，头发给烈日晒得焦黄，手脚给朔风吹得龟裂，可这些年，有线广播带着城市的声音跑进了高山密林，电影、电视缩短了他们和世界的距离。在她的想象中，这位大干部家里的摆设，一定象电影、电视中所见的那样，至少也象县城里新建的招待所那样，富丽堂皇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可是这里是什么样子呢？房子当中是一张暗红色的长方桌子，只比大队部开会时用的那张结实一些，桌子上摆着几只玻璃烟灰缸，象她在轮船上见到的那样，没点儿装饰；四壁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，教她想到山村小学的礼堂；南北墙根摆着几只藤椅，颜色似黄非黄，说白不白，连椅子当中夹着的茶几，也是用这种山里常见的料子编制的。屋角不见光芒四射的立式电风扇，也不见高脚凳上摆起红

肥绿瘦的鲜花，只有考究得镂了花的白色天花板上的几架黑不溜秋的吊扇，慢悠悠地转着叶子，给这新来初到的村女送来清风。

她把青布包袱放在茶几上，在门边的一把藤椅上坐下来。这才发现布鞋上沾满了黄尘，好在这环境并不使她难为情。她老老实实在地呆着，惴惴不安地等“老安”接待。可是楼上的哭闹声，似乎永远不会终止。一忽儿高，一忽儿低，一忽儿平缓，一忽儿大声哭骂。陆阿姨端茶进来，一脸的无可奈何，说“老安正为了一份什么遗嘱，同小韬争吵”，要她“再等一阵子”。“小韬”又是谁呢？她照样不敢打问，就让陆阿姨匆匆离去了。走廊上好象又来了几批客人，但显然都给打发走了。窗外的晨雾很快散尽了，枝头上跳跃起点点碎金似的阳光，知了的聒噪倒消失了。她忽地闻到了一股烟火香，淡淡的，若有若无。这是她熟悉的，在那个敬神祭祖的旧风习和现代化的口号一起回来的山村里，这几乎成了丧家的特有气氛。它此刻给她带来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仿佛在异域听到了乡谈。她深深地吸了几口，但随着一阵嗡嗡的引擎声和清脆的喇叭响，这种亲切感马上被浓郁的汽油味压住了。窗外，她刚走过来的那条水泥路上，出现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纤尘不染的窗玻璃在阳光下闪烁着刺目的光。她抬起又开始胀膨膨的脑壳，呆呆地看着，从打开的车门里，慢吞吞地钻出一个头发斑白、身躯魁伟的干部来，陆阿姨忽然出现在她的身边了，一手从茶几上端起还在冒热气的茶杯，一手抓起她的青布包袱，说：

“姑娘，真是对不起！老崔来了，老崔是市长，他要在这里和老安谈公事，你坐到我那儿去吧！”

词意恳切，动作果断，容不得泱泱有半点儿迟疑，便匆匆

地跟她离开了会客室。刚出门槛，突然随着急鼓似的一阵楼梯响，从楼上飞奔下来一个人，他的神色是那样的莽撞和恼火，使初来的这位少女，本能地闪到了陆阿姨的身后。泱泱只凭这瞬间瞥到的身影，知道这是个后生仔，高高瘦瘦的，气呼呼的，整个世界似乎都欠了他一笔债。他又是谁呢？

她跟陆阿姨所到的地方，又是一个天地。四壁窄窄的，光闪闪地砌着白瓷砖。她辨不清这是间什么房子。只觉得脑壳胀得发疼，晕晕地想呕。她转动着长睫毛下的眸子，迷茫地审视周围，终于认清这是个厨房。她又失望了，正如猛然听到姜主任死了，猛然看见会客室里那么简朴的摆设。她开始惶惑了：会不会被人骗了呢？听奶奶说，天底下坏人是很多的，城里尤其多，赤脚过溪坑，要步步当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哪。

她正急得脊背上出汗，陆阿姨又掀门进来了。她的眼圈红红的，显然又陪着不幸的主人流了很多泪。轻轻地说，“姑娘，你来得真不巧哇……”她翘着鼻子说话的声调和真挚的态度，又教泱泱放下了心，觉得刚才的疑惧是多余的。“老安同老崔又要谈老姜的事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们下楼来了……”她拉着姑娘粗壮的胳膊，透过那一巴掌阔的门缝，指点着从楼梯上慢慢跨下来的一串人物，逐一介绍。泱泱的长睫毛凝结了。她看见的男男女女，并不象她原先想象的那样雍容华贵，臂上都戴着黑纱，神情都那么悲戚而又沉重。

“走在头里的，便是老安，安芸，姜主任的老伴……”

走在头里，一步一把泪的，是一个很难把她同“老”字联在一起的妇女。从衣着和发肤上看，是唯一同泱泱原先想的“姜主任的爱人”相近的人物。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判断她实际年龄的女人啊，皮肤白白的，红红的，粗粗一瞥中，竟难发现有一

丝皱纹。经过细心修饰的服装，使她发胖的身材依旧显得苗条；修剪得短短的头发，黑闪闪的，教人想起肥田沃土里长得旺旺的秧苗，只露给泱泱半张脸，高高的眉棱，细细的眼，随时告诉人们，那里面蕴藏着很多主意，但绝不失其善良和热忱……

“扶着老安的，是芄芄，老姜的独生女……”

那真是老安的女儿吗？倒象是姐妹俩。这姑娘有着酷似妈妈的眉眼，却没有妈妈那样的保养功夫（说不定前些年吃了不少苦）。长长的鬓发束成了两束，象两把道士用的拂尘，披在淡蓝连衫裾的肩上，她哭得比妈妈还厉害，一眼就教人看出，这场不幸中，她失去的似乎将比任何人都多……

“……芄芄后面的，是老大，姜承弦……”

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。他给泱泱最鲜明的印象是那一脸胡子，两颊、喉结上端，都刮得青青的，教她想起露在土上面的青萝卜。他具有和老安、芄芄一样的面部特征，长方脸，浓眉，直鼻，方口。只是他紧闭着嘴，无声地表示他比那两母女更善于克制自己。红着眼圈，青着脸，同一个和他差不多年龄、衣着朴素的女人，并着肩，低垂了脑袋，慢慢地跟在他母亲和妹妹身后。从他俩间的神态看，那女人无疑是他的妻子，老姜的长媳，凭那发式和衣着，可知她很注意修饰，只是不善于把握雅俗间的区别；这正如她的五官，不算小的眼睛，弯弯的眉毛，高高的鼻梁，樱桃般的小嘴，双颊丰腴，下颏小巧，配上匀称的身材，端正，协调，无可挑剔，但总缺一点儿动人之处。

“她就是露莹，大媳妇……”

人群还没有全部走下楼梯，陆阿姨已经提了只花壳热水